

# 药中称“国老”

李显坤



南朝时，医药学家陶弘景尊称一种甜美的小草为“国老”。

人世间的“国老”是什么？是良相。前有管仲、诸葛亮，后有狄仁杰、王安石等，个个都是文韬武略的人中俊杰，治世能臣。

而一株草，居然能够被尊称为“国老”，足见其不同凡响。

小时候在乌尔禾，我认识了一种植物。在沙窝里，或房屋附近的一片荒地里、一条沟沿上，与苦豆子相伴，一丛丛，簇簇，恣意蓬生着。叶片呈椭圆形，碧绿青翠，用茸毛锁水，以根系织网，在荒凉之中竟是那么恬淡自然，默默无声地耐着高温，抗着风沙。它看上身姿显得纤弱矮小，不过几十厘米，可扎入地里的根却足有三四米长，最终在干旱中迸发出烟花般绚烂的生命力。

虽然大人们说这是甘草，我们这些小孩子，无一例外，都叫它甜草根。小孩子哪来的耐心，也没有耐力，挖个二十来厘米深，见到了指头粗细的主根时，就会立马拦腰铲断。这就够了，那一截儿甜草根，足以让人口嚼个小半天，那味道深入咽喉，有别的甜。小孩子吃甜草根，就似去了菜园，摘几根黄瓜或几个西红柿那样随意。那份随意里，竟不知这原来是一味中草药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才听老师在自然课上讲到甘草是味中草药。自此知道了，与每个人都会条件反射所想到的草药那叫一个“苦”字不同，甘草实在是个例外，顾名思义，甘乃甜之意，中药里的说法是性平味甘。

后来年纪渐长，城市里是见不到甘草了，却并未就此断了与甘草的关联。嗓子痛了，泡几片甘草片代茶，便会消了炎症，这就让许多没见过甘草的人，对甘草的味道也毫不陌生。咳嗽厉害时，含服甘草片也极为管用。

与大名鼎鼎的人参、当归等相比，我一度都以为，甘草不过就是一种味道甜美、清热解毒的普通草药而已。

那年一个同学的儿子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，读的是药学专业。假期几家聚会时，偶然提及甘草，这位药学初入门者介绍道，甘草可不是一般的中药，若翻开中医院里每天开出的处方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方子里都会有甘草的身影。

这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。

甘草入药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仿佛一位隐于市井的智者，人们是逐步加深对其认识的，其价值和地位也随之增高，竟被尊为“国老”。

对此，唐代医家甄权解释道：“诸药中甘草为君，治七十二种乳石毒，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，调和众药有功，故有国老之号。”这说法很具体，透着夸张。不过在陶弘景的眼中，“此草最为众药之主，经方少有不用者，犹如香中沉香也”。甘草以这种令人啧啧称赞的调和诸药的独一无二的功效，获称“国老”之号自然是当之无愧的。

老舍评论《聊斋志异》“鬼狐有性格”，其实中药里的每味药也各有其特性，这体现在中药“四气五味”之说中，仿若一人一性。人参、当

归补性强，性格温和；附子有毒、干姜大热，脾气火暴；大黄、芒硝峻烈刚强，“言语刻薄”；知母、石膏太过寒凉，易于伤人。

也说说甘草的性格。君子温润如玉，而甘草就具有最温和平稳的个性。与热药同用，即可缓解其过热之处；与寒药同用，则可缓和其过凉之处；与补药同用，能缓和补力，使作用缓慢而持久；同寒热相杂的药物一起使用，则可协调其持平；同有毒的药物同用，可以缓解其毒性。

一个人有好的性格，总能够影响到自己身边的人。甘草亦然，不论草药名贵或寻常，个性刚烈还是冷峻阴郁，十方九草，只要和甘草在一起慢慢煎熬，都会变得温和平缓，易入脾胃，达到最佳效果。甘草如和风细雨，于无声处将甘平之味慢慢渗入其中。

甘草的好性格和好品质自何而来？近年来但凡走进戈壁沙漠，我都会格外留意甘草。恶劣的环境，使甘草的生命时刻处于自卫状态。所以，甘草坚韧不拔，生命力极强。因为生长在荒芜苍凉之地，便会被又细又直的根深深地扎入土中。以至甘草具备了非凡的顽强与坚韧，也是沙漠里防沙抗风强有力屏障。甘草的甘甜，以及内心的温和与平静，原来都是磨砺于这高温、严寒和风沙。

《本草纲目》有精辟总结：“盖甘味主中，有升降浮沉，可上可下，可外可内，有和有缓，有补有泄，居中之道尽矣。”

有一回我突发奇想，甘草代表的实际上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中庸之德”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的说法较为权威，上药为君，主养命；中药为臣，主养性；下药为佐使，主治病。“用药须合君臣佐使。”在中医的一般性配方中，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主要药物为君，辅助主药发挥作用的药物为臣，治疗兼症或消除主药副作用的药物为佐，引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药物为使。就特性而言，甘草是典型的使药。虽中庸，却实在不平庸。

尽管如此，既展现出豪放刚烈的英雄气概，又包含细腻柔情的文人特质的辛弃疾，当年就曾在《千年调》里道及：“寒与热，总随人，甘国老。”这是在质疑甘草的中庸是在做折中调和，尽管这极符合辛弃疾性格里特立独行的一面，但联系前因后果和具体语境，不难看出，其实辛弃疾只是借用甘草这个“百搭圣手”可以随处可见，不拘主药寒热温凉皆能配合协调的特点，来隐喻那些俯仰随流、八面玲珑的世俗小人，进而讽刺那些不分善恶是非，万事皆和稀泥的官员。

事实上，甘草也绝非如此。其寒热随人，能将不同特性的药物综合为一体，从而在治疗中发挥出最佳功效。即便其甜，也是实实在在的，绝不似裹上了一层糖衣故作温柔的甜。这就或多或少地缓和了汤剂的苦涩，便于患者入口。一如管理有方的治世高人。

药界的“国老”，甘草做得名副其实。

有用之物，才具备相配的价值。北宋时梅尧臣有诗《司马君实遗甘草杖》：“美草将为杖，孤生马岭危。难从荷篋叟，宁入化龙陂。去与秦人采，来扶楚客衰。药中称国老，我懒岂能医。”司马光将一根硕大的甘草作为礼物，送给了梅尧臣。希望这根甘草能够像拐杖一样，帮助其抵御衰老。

现今社会中，有一些人保持着辛弃疾讽喻过的、那种毫无原则的事不关己的心态。人性淡漠者之间，总会发生一些令人感叹世态炎凉的事情，更让我愈加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甘草可贵的品格。我觉得甘草始终是甜与苦的交织、治愈与伤害的隐喻。之所以能够在荒地沙砾中倔强生长成一剂唤醒敬畏的良药，完全在于其有一种别样的品格和情怀。我希望身边多些有甘草一样品格和情怀的人。在有些方面，我是愿以甘草为师，也应以甘草为师的。

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的天津古文化街，是津门文学艺术乃至民间百艺的荟萃之地。这条街上卖旧书的店铺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家，一为文林阁，一为今古书社。前者专营旧书，后者主要经营新版书，卖旧书只是偶尔为之。我之所以刻意把它归于旧书经营的范畴，是因为它“偶尔为之”的旧书业务，却让我着实过了一把淘书瘾。

我所说的那次“过把瘾”，是指今古书社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搞的古籍旧书大展卖——也许人家还有别的名目，只因我当时已迁居深圳，没赶上，所以不敢妄言。单是这次被我赶上的大展卖，就足以令我惊叹不已了。那是在1993年冬天，我回津探亲，听弟弟侯杰说起古文化街的今古书社正在搞大甩卖，很多线装古籍论本卖，一元一本。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转天一大早就跑到今古书社去淘书了。

果然是书堆如山，但是购书者寥寥。这对我等书虫来说，却是千载难得的“入货”良机。我近前仔细翻检一下，当即明白这里处理的大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石印线装古籍。想必是当年积压的陈年旧书，既占仓库，又推销无望，使得店家不得不“斩仓”清货。遗憾的是，我来已晚，完整成套的古书所剩无几，留下的只是散本零篇，而且被

## 淘书琐忆(二)

# 过了一把淘书瘾



侯军

先到者翻得七零八落，缺纸少页，看着真让我一阵阵心寒。幸好，书“山”堆得够高，说明深挖细耘尚有潜力，总会遇到别人未曾“开垦”的处女地吧——我就是抱着这种半是怜惜、半是期待的心态，开始步入这条寻觅古书的“山径”。

忘记了时间，也忘记了寒冷（当时店里好像没有暖气，寒冷刺骨），我埋头书“山”，“挖山”不止。直到肚子咕噜噜叫起来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才发现不知不觉间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，连忙检点当日收获，付费归家。那次淘书，可谓收获颇丰，共购得古籍数十册，主要有：

《王阳明先生全集》(两函12册)，民国二年(1913)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。为当日我发现的唯一一部完整古籍，因此不能按本论价，店家开价120元，我觉得不贵，当即接受。

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(十卷)：共四册，存第一、二、三册，缺第四册。为上海涵芬楼借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钞本影印。

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：残存第一、第四两册。为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本。

苏辙《栾城集》：全书包括《栾城集》(五十卷)、《后集》(二十四卷)、《三集》(十卷)，共20分册；当日经尽力搜检，凑得12分册，缺8册。这是我此次在今古书社淘书最为用心、也是最为难得的一部书。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影印明蜀府活字本，字体清秀，十分爽目。收得此书，虽是残缺不全的版本，却正好与我后来在兰州所收《三苏全集》中的《栾城集》相比照，殊为惬意。

此外，还捡得宋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一册，宋陆佃的《陶山集》一册，宋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一册，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的诗集一册，清代薛福成的《庸庵文编》一册……

而最令我意外的是，在那一堆从残乱本中，我居然发现了一本完整无缺的《湘痕阁稿》，其作者乃是清代大文豪袁枚的长孙女袁嘉。袁嘉字柔吉，自小悠游于随园中，与众姐妹吟诗酬唱，颇具才华。可惜命运多舛，先是夫丧守寡，后在咸丰三年癸丑之春太平军攻克金陵之际，怕遭凌辱而投湖自尽，竟因水浅求死不得，然袁嘉去意已定，遂服药自杀，依旧未能速死，端二日方逝。如此命运，真是悲惨至极。万幸的是，在随园后人的众多藏书和文稿均被兵火付之一炬的情况下，唯袁嘉的《湘痕阁稿》被一个晚辈眷录出一份抄本，得以劫后犹存。

如今，这本薄薄的诗词稿又被我从烂书堆中翻检出来，拂去尘垢，焕然生辉——我不知道这是书之大幸，还是我之大幸。

# 满庭芳

第五三九期

## 乾隆与杨柳青

谢连华



十六日，御舟再次驻跸胡羊庄。第三次，是乾隆四十年(1776)，为庆贺大小金川战役胜利，在二月，乾隆带着皇太后再次巡幸山东。二十九日，御舟驻跸胡羊庄水营。第四次，是此次回程途中，农历四月十六日，乾隆御舟再次驻跸胡羊庄水营。第五次，乾隆五十五年(1790)二月，乾隆巡幸山东。回程途中，农历四月初六，御舟驻跸胡羊庄。第六次除了记录乾隆经过杨柳青外，还对杨柳青人对乾隆的欢迎做了描述：乾隆五十九年(1794)，农历三月十三日，乾隆自圆明园启銮，巡幸天津。

二十三日乾隆御舟经过杨柳青夹河地方。居民踊跃欢迎，爱戴之情溢于言表。二十四日乾隆降谕：因杨柳青居民热烈欢迎他，所有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都免。其原文如下：“谕：昨日御舟经过杨柳青夹河地方。该处居民踊跃欢迎，情殷爱戴，殊属可嘉。所有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，亦著加恩普行蠲免，以示朕孚惠恩施，有加无已至。”(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)

杨柳青有很多关于乾隆在此地的传说故事。在如今杨柳青御河道上，有一座名为“御赐园”的园林。里面有乾隆和刘墉的铜塑像，和他们相对的河岸边还有一座浣纱的杨柳青女子雕像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民间故

事。当年，乾隆帝与刘墉坐船经过杨柳青，乾隆见运河岸边有一洗衣的杨柳青美貌女子，目不转睛，刘墉调侃世间什么“力量大”，寓指“女子可以使龙颈扭弯”，也就是皇帝目不转睛，船过了，还在扭头看“美女”。这则故事为刘墉之口，说出了人们对乾隆帝的调侃，也间接应和了“杨柳青出美女”的说法。

清代杨柳青有18道水局，就是民间有组织的消防机构。最早的消防机构“天安水局”的传说也和乾隆皇帝有关。说的是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泰山降香，路过杨柳青，驻跸“围栈”，围栈就是简易休息场所。一次围栈不慎失火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杨柳青地方士绅出主意，建立“支更水会”，值班防火，后取“天子平安”之意，建立了杨柳青首家“天安水局”。

关于乾隆帝的传说故事，还有一则就发生在“夹河湾”。乾隆的船过杨柳青夹河湾，因船搁浅，无法行走，身穿黄马褂的侍卫都无法挪动船只，恰逢打柴人杜万顺路过，在水中用肩膀撼动御舟。乾隆大悦，赐名杜万顺，赏赐黄马褂，认作“义子干儿”，随行护驾。

清代杨柳青有18道水局，就是民间有组织的消防机构。最早的消防机构“天安水局”的传说也和乾隆皇帝有关。说的是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泰山降香，路过杨柳青，驻跸“围栈”，围栈就是简易休息场所。一次围栈不慎失火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杨柳青地方士绅出主意，建立“支更水会”，值班防火，后取“天子平安”之意，建立了杨柳青首家“天安水局”。

关于乾隆帝的传说故事，还有一则就发生在“夹河湾”。乾隆的船过杨柳青夹河湾，因船搁浅，无法行走，身穿黄马褂的侍卫都无法挪动船只，恰逢打柴人杜万顺路过，在水中用肩膀撼动御舟。乾隆大悦，赐名杜万顺，赏赐黄马褂，认作“义子干儿”，随行护驾。

清代杨柳青有18道水局，就是民间有组织的消防机构。最早的消防机构“天安水局”的传说也和乾隆皇帝有关。说的是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泰山降香，路过杨柳青，驻跸“围栈”，围栈就是简易休息场所。一次围栈不慎失火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杨柳青地方士绅出主意，建立“支更水会”，值班防火，后取“天子平安”之意，建立了杨柳青首家“天安水局”。

清代杨柳青有18道水局，